从《新刻谭友夏合集》看复社文人评点谭元春诗

牛盼盼

（湖南大学，湖南省长沙市，410000）

摘要：在崇祯六年刊刻的《新刻谭友夏合集》中，有张溥、张泽为代表的二十来位复社成员参与了对谭元春诗文的评点，复社的领袖人物与吴越两地的魁目皆有参与。就复社文人评点谭元春诗文的背景而言，首先，谭元春与复社盟友是有交游的基础的；此外，复社文人编刻评点谭元春诗文，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即以二张为代表的复社文人与豫章社艾南英之间，在文学主张上展开了论战，欲争夺文柄。。复社领袖出于借竟陵派扩大自己影响的目的，加上参与评点的部分复社成员，如朱隗、主要评选者张泽等人本身对竟陵诗风有主动学习的经历，所以《谭友夏合集》中对谭元春诗歌的评点总体上持肯定的态度，极力褒奖谭元春高超的作诗技巧。此外复社文人的评点有求同去异的特点，评语中有表现自己的文学主张与价值追求的倾向，如重视谭元春诗学风格中淳雅、质朴的一面，宣扬符合儒家传统价值标准的忠孝节义的伦理观等。

关键词：《新刻谭友夏合集》；复社；谭元春诗歌；评点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复社对竟陵派的态度存在前后不一的变化过程。崇祯后期至明亡以后，反对和批判是复社文人对待竟陵派的基本立场。钱谦益、吴伟业、陈子龙、侯方域、黄宗羲等人，特别是钱谦益，对谭元春及其作品持激烈抨击的态度，把谭元春视为异端，斥为“诗妖”。而在崇祯初期和中期，复社与竟陵派是存在一个互相接纳的阶段的。复社文人评点《谭友夏合集》，即是复社文人与竟陵派互相接纳的一个重要证据。

目前学界对于复社文人评点《谭友夏合集》的关注，皆是从考察复社与竟陵派之间联系的角度出发的。如何宗美《竟陵派与复社关系初探》一文，对竟陵派作家加入复社的现象、谭元春与不同地区的复社盟友的交游情况进行了详细考证，对复社作家后期对竟陵派的批判也进行了梳理。文中对《新刻谭友夏合集》的概况作了简要介绍，重点在于整理出评点者的身份、籍里，以其地域分布考察竟陵派的传播影响。曾肖《论复社对竟陵派的诗学批评与接受》从不同地区的复社成员对于竟陵派诗学的不同态度展开讨论，谈到《新刻谭友夏合集》时，重点在于以评点编刻谭元春集之事，点明吴越地区的复社魁首们对竟陵派的揄扬与推广。

而对于《新刻谭友夏合集》中复社文人对谭元春诗文评点的具体内容，目前并没有学者予以关注。本文即从复社文人对谭元春诗歌的评点内容入手，来考察复社文人对谭元春诗歌创作及诗学观的态度，从中一窥复社文人前期肯定竟陵诗派的出发点及其原因所在。

一、《新刻谭友夏合集》概况

《新刻谭友夏合集》“乃明季苏州张泽合元春诗文而刻之……每篇各有批评”[1]，此次评点刻印谭元春诗文集，主要由复社成员同时也是竟陵派作家的张泽主持，他参与了全书二十三卷每一卷的评点，此外参与评点谭元春诗文的人中，还有以张溥、张采为代表的二十来

[1] (清)纪昀等著,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M].北京:中华书局, 1997:2507.

位复社成员，复社的领袖人物与吴越两地的魁目皆在其中。每卷皆有一人与张泽合作评点，卷一为徐汧（复社魁目），卷二为朱隗（复社魁目），卷三潘一桂（复社成员），卷四张溥（复社领袖），卷五秦德滋（复社成员），卷六杨廷枢（复社魁目），卷七钱禧（复社成员），卷八顾梦麟（复社魁目），卷九杨彝（复社魁目），卷十周立勋（几社魁目），卷十一张采（复社领袖），卷十二周钟（复社魁目），卷十三黄传祖，卷十四王玉汝（复社成员），卷十五钱栴（复社魁目），卷十六朱茂晖（复社成员），卷十七盛于邻，卷十八、卷十九周铨（复社魁目），卷二十沈自炳（复社成员），卷二十一方孔文（复社魁目），卷二十二成德韫，卷二十三盛民苓。

《谭友夏合集》二十三卷，卷一至卷五为岳归堂新诗，卷六至卷十四为鹄湾文草，卷十五至卷二十三为岳归堂已刻诗选。首先应该明确的是，《新刻谭友夏合集》并非谭元春诗文集的最早版本，关于谭元春诗文集的版本，前辈学者已有详细的考辨，最早在 1998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谭元春集》的前言[1]中，标校者陈杏珍就对各种书目中著录谭元春的著述，及现存谭元春诗文集的版本、馆藏地点、收录内容进行了简要介绍。后有雷莎《谭元春诗文集版本考辨》[2]一文，将目前可见的谭元春诗文集按时代分为明代单刻本和清代选本两个部分论述，对诸版本的源流、刊刻时代、具体面目进行说明，并比较其优劣异同。由前辈学者考辨可知，在崇祯六年《新刻谭友夏合集》刊刻之前，目前可见最早的谭元春诗文集的单刻本，为《岳归堂合集》十卷，刊刻时间为万历己未（1619）岁末，是谭元春的早期诗集，大半为游览之作。之后有《匆庵订定谭子诗归》十卷，为天启时刻本，内容与《岳归堂合集》大致相同，稍有差异，似《岳归堂合集》的别行本。另有《鹄湾集》，湖北省图书馆藏本，存卷一至卷九，自卷九起后半部分残缺，均为散文。而《新刻谭友夏合集》二十三卷，虽为谭元春较为完整的诗文集刻本，但却是在已刊刻谭元春诗文集版本的基础上重新编选评点的一个选本。就其文而言，《鹄湾集》收录散文比《鹄湾文草》多，体例也较完备。所收录诗歌，除卷一至卷五《岳归堂新诗》五卷收谭元春中期诗歌，没有别的本子收录之外，其中所收录的《岳归堂已刻诗》八卷，在编排、版印方面不如《岳归堂合集》十卷，有些卷帙中目录次第与正文不符，却与《岳归堂合集》次第相同，从编排上的错误来推断，其祖本可能也是《岳归堂合集》。

那么复社文人为何会参与对《新刻谭友夏合集》的评点呢？就其背景而言，首先在于谭元春与复社盟友的交游基础。

据何宗美《〈谭元春集〉复社成员考——兼论复社与竟陵派的相互影响》[3]一文考证，既是竟陵派作家，又是复社成员的共计就有二十五人。该文考证出了竟陵派作家加入复社的详细情况，并对谭元春与复社盟友交游的大致情况进行了梳理。谭元春虽在崇祯四年，曾与张溥、吴伟业、杜麟征、杨廷麟、周之夔、陈子龙、夏允彝、徐汧、杨廷枢、万寿祺等复社文

[1] (明)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11-14.

[2] 雷莎.谭元春诗文集版本考辨[J].社会科学论坛,2012(09):67-72.

[3] 何宗美.《谭元春集》复社成员考——兼论复社与竟陵派的相互影响[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02):90-98.

人同年在京师参与会试，但却与吴地的复社核心人物张溥等人并没有深交，“与谭元春交心、时常往来谈艺的复社友人大部分是远离吴地核心层的人物，以湖广、江西、浙江等地的复社人士为多”[1]。而张溥主要通过谭元春六弟谭元礼与竟陵派交好。谭元礼正是在崇祯四年中进士，这一榜的会元是吴伟业，会魁为张溥，谭元礼既与张溥为为同年进士，后与张溥也多有交往，张溥有《送谭服膺之任德清》一诗，情感深切，可知两人交谊不浅。然而，谭元春诗文集中虽不见与张溥有交游痕迹，但谭在京师期间还是与复社重要成员有往来的，《谭元春集》卷十九有《场前与杨维斗、陈卧子、夏彝仲、吴来子邸舍同巷》，诗中叙述了谭元春崇祯四年在京应试之前与杨廷枢、夏允彝、吴昌时、陈子龙同巷居住，谈道论学。杨廷枢亦为评点《新刻谭友夏合集》的复社成员之一。

此外，复社文人编刻评点谭元春诗文，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

陈广宏《竟陵派研究》：“他们在这个时机向天下标示‘谭子之为谭子’，却应该还有出于个人喜好之外的背景，那就是欲借‘奉谭子之教’，与同他们在文学主张上展开论战的江西派文章家争夺文柄。”[2]复社与江西派文章家争夺文柄之事，指的是以二张为代表的复社文人与豫章社艾南英之间的论争。钟西辉《“张艾之争”与明末文学演变》文中对于二张与艾南英的论争始末、根源及影响作了深刻的讨论。两派在文学观念上的分歧主要在于，在复古渊源上，二张历代兼宗，艾南英文必台阁；在创作理念上，二张强调“振兴于世”，主张直接取法秦汉文，艾南英重视“神理”“义法”，主张为文由唐宋入秦汉。[3]早期艾南英与陈宏绪、万时华、杨以任等人结成豫章社，热衷选文，其选文成绩颇高，甚至一度形成了天下皆推豫章的局面。随着二张建立应社、广应社与复社，广泛参与文学社团活动并有了一定的选文成绩，江南文社出现“向日推豫章者，相率而推金沙”[4]的苗头。因此启祯年间，复社和豫章社围绕选文权和文坛话语权进行了非常激烈的争夺。何宗美《《〈谭元春集〉复社成员考——兼论复社与竟陵派的相互影响》文中重点关注到了复社文人评点谭元春集对扩大竟陵派影响的作用，而同理可预测，复社文人对于竟陵派的拉拢，同样对扩大复社的影响，从而与豫章派文章家争夺文柄，是一个极为有利的因素。而有着复社领袖人物与吴越两地魁目参与评点刻印的谭元春诗文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崇祯六年末问世。这应该也是复社文人对谭元春诗文的评点大体上皆持肯定赞赏态度的原因之一。

二、复社文人评点谭元春诗歌的内容及特点

《谭友夏合集》虽“每篇各有评语”，但其中许多评点皆似读诗时偶有所感而随笔记录，是对诗意的理解与注释，有评诗中之景与诗中之人的，如评《游西山归示孟诞先》“凉萤光

[1] 曾肖.以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与复社诸子的交游[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5):557-560.

[2] 陈广宏著.竟陵派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295.

[3] 钟西辉. “张艾之争”与明末文学演变[D].西南大学,2009.

[4] (明)陆世仪.复社纪略[A].东林本末(外七种)[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201.

草色，微磬立泉声”两句：“细远幽出，写尽山归幽况。”[1]评《别葛师屺瞻》“叩闺无人闺，谒阍无人阍”句所书写的洒脱而不受拘束的隐士高人性情：“萧疏行径，往往似此。”[2]亦有因诗中之事而自发议论。如评《赠方孟旋兵部》“奇画未及施，琐琐寄忠愚”：“抱负人不得行其胸怀，往往如此。”[3]尽管如此，评点中仍不乏对于谭元春诗歌创作技巧、诗歌风格与诗学观的讨论，这也是笔者关注复社文人评点谭元春诗歌的重点。

从复社文人对谭元春诗文的评点可以看出，其对谭元春诗歌创作及诗学观总体上是持肯定态度的。如评《陈武昌寒溪寺留壁六诗记》“学诗者先于澹其虑，厚其意，回翔其身于今人之上，无意为诗，而真诗聚焉”时指出：“说出诗品诗弊，真实切至，使人坐进此道。”[4]评《诗归序》“夫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伍，而自出眼光之人，专其力，壹其思，以达于古人”句：“惟作者与观者精神相接处，觉别有一段一段光烟勃勃欲动，真不可时代品目间之。”[5]由此可见，参与《新刻谭友夏合集》评点的复社人物对于谭元春的诗学观持充分肯定的态度。此外评点者对于谭元春的诗歌创作总体上也是正面评价居多。张泽自不必言，张泽在《谭友夏合集序》中即自言学谭元春诗达到了“句栉而字比之，朝诵而夕吟之”的地步，并称赞谭元春诗文“灵深之气，响答高旷；质淡之云，风发峻远”[6]。而张溥在称扬张泽诗歌时也表达了他对于竟陵派在诗坛上的开创之功及深远影响的肯定：“今以草臣之诗，苍远深厚，灵朴幽越……然穷流测源，竟陵之功，要不可诬也。”[7]兼之复社领袖此次评点刻印谭元春诗集似有借竟陵派扩大自身影响之意，故而对于谭元春的诗歌创作总体上持正面评价也不足为奇。

就复社文人对于谭元春诗歌评语的具体内容而言，除了褒奖谭元春高超的作诗技巧，表现出对其诗文的喜好之外，也有相当一部分表现出自己的文学主张与价值追求，如关注谭元春诗歌中“雅”“朴”的诗学风格，宣扬其诗歌中所体现的忠孝节义的儒家传统价值标准等。

（1）称赞谭元春诗歌的创作技巧

称赞谭元春高超的诗歌创作技巧与创作才能，是复社文人评点谭元春诗歌的一个重要方面。有从诗歌谋篇布局入手，称赞谭元春诗之浑融者，如评《早春入郧赠无易先生》：“如分四段，段段入情，不懈不支，极为清润”。[8]有直接赞谭元春写诗笔法俊逸不群者，如评评《古意寄怀美中以实两黄子》：“笔意秀发。”[9]有从诗歌题材入手，评谭元春之作不落落俗套者，如评《周伯孔移家湖岳堂》：“作幽谪诗，最难如此气韵生动。”评《葛震甫洞

[1] (明)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189.
[2] (明)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89.
[3] (明)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93.
[4] (明)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561
[5] (明)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595
[6] (明)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947.
[7] (明)张溥撰. 七录斋合集[M]. 济南：齐鲁书社, 2015:120.
[8] (明)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117.
[9] (明)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333.

庭诗人索米久不遂将别感赋》：“赠诗不欲太誉，太誉则诗过其人矣；赠诗不欲太浮，太浮则人有一诗矣。如此不浮不誉，真有古人赠言之意。”[1]有称赞谭元春诗善于用典的，如评评《以三小物别元履师抚黔各咏以一诗》（其一）“军持”句曰：“用事秀稳。”评其二“邕琴”句曰：“用事又妙在微远。”评其三“与茗”句曰：“此又妙在用得虚淡。”[2]评《寄陈湘潭房师》：“昨岁刚逢欧永叔，往时多似孟襄阳”：“用事只如写己言，妙不可测”[3]

而在《新刻谭友夏合集》的评点中，呈现最多的便是评谭元春某诗中几句落笔传神，颇有妙趣。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中对于谭元春诗文的评价颇为中肯，称谭元春“诗则格囿卑寒，意邻浅直，故为不了之语，每涉鬼趣之言，而性情所专，时有名理，山水所发，亦见清思……故或片语可称，全篇鲜取。”[4]指出谭元春诗抒写性情、描摹山水时颇有意趣与清清思，故而虽鲜佳篇而多佳句的特点。在《新刻谭友夏合集》的评点中，即有颇多对于谭元春诗抒写性情、描摹山水园林景致的佳句的关注，如评《过张文寺园看月》“明月才生即在水，残阳不了尚留红”句曰：“笔舌之妙，可以化腐为活。”[5]

（2）标举谭诗中“雅”“朴”的诗学风格

祖述六经，力返风雅是复社文人共同的诗学主张。如张溥推重温柔敦厚的诗教，追求雅正。[6]并将师古的对象直接跨越唐诗、宋诗而追溯本源，至于《诗经》、楚辞，其《宋九青诗序》云：“求之作者，其失弥甚。以予观之，《三百篇》之后作诗而不愚者，独屈大夫原耳。”[7]以《诗经》为诗歌的最高典范，是由其兴复古学的基本思想决定的，所谓古学，说到底就是经学，正因其在思想上力求正本清源，故而诗学上自然跨越汉唐而推崇诗骚。而参与评点的复社另一位领袖人物张采同样以《诗经》为祖，张采唯一体现其诗学观的文章《慎尔斋诗稿序》，开篇即言“《三百篇》而下，诗难说矣”[8]。

因此，谭合集中的评点中，也有体现其以诗骚为圭臬的诗学主张，如评《冯元成大参来官湖北移书垂问答赠一章》“三百孔黜楚，楚赖灵均垂”：“追溯渊源，不忘所本。”[9]同时也不乏以雅为标准来评价谭元春诗歌，如《天启元年复出应试呈莆田周学使者二首》总评其一曰：“以家常琐屑尺牍委密语入诗，而不伤风雅，柔厚近人，胸怀如见，此体亦竟陵所独。”[10]评《二月十八日彭举茂之同予葺理园林其明日子丘送予入园》“散步惊残白，凝眸窥小红”句：“伤雅。”[11]

[1] (明)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345.
[2] (明)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362.
[3] (明)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409.
[4] (清)李慈铭著,由云龙辑. 越缦堂读书记[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705.
[5] (明)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264.
[6] 陆岩军.论张溥的诗学观[J].兰州学刊,2016(07):25-32.
[7] (明)张溥撰. 七录斋合集[M]. 济南：齐鲁书社, 2015:288.
[8] (明)张采.知畏堂集[M].四库禁毁书丛刊 集部第 81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549.
[9] (明)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44.
[10] (明)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100.
[11] (明)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141.

此外复社文人还关注到了谭元春诗中“朴”的一面。钟谭二人的诗论体现出师心与师古的中和理念。“谭元春赞同“独抒性灵”，但不赞同公安派的“戏笔”和“信口”，希望以“厚”来疗救公安末流的俚俗、率易，甚至把“厚”作为他们追求的创作境界，一种审美理想。”[1]谭元春在《诗归序》中说“乃与钟子约为古学，冥心放怀，期在必厚。”“厚”是钟谭二人重要的诗歌创作追求。所谓“厚”指的正是一种浑朴蕴藉的诗学风格。这一点与复社部分文人的诗学批评亦有相通之处。如张溥论诗时提出“圆枯说”，认为圆与枯，是诗歌的极致。[2]张溥《苏阳长诗稿序》云：“谈诗诸家，推尊活法，然煅炼非康乐不言圆，清腴腴非彭泽不言枯，圆与枯，诗之至也。”[3]所谓枯，正是指如陶渊明诗歌那样脱胎于清腴的的质朴自然。此外吴应箕论诗同样体现出复社文人以“沉着含蓄、直朴淡老”为批评标准的诗学倾向，其《曾学博诗序》言：“夫竟陵之诗果可法哉？其言以有性情浮出纸上者为真，呜呼！果若此，是三百篇之后惟竟陵独矣！乃今承袭其风者，以空疏为清，以枯涩为厚，以率尔不成语者为有性情，而诗人沉着含蓄、直朴淡老之致以亡。”[4]正是批评竟陵后学者作诗没有沿袭《诗经》“沉着含蓄、直朴淡老”的风致。这也是复社诸人评点谭元春诗歌时关注到谭元春诗歌“朴”的一面的原因。

因此，谭元春诗歌的浑朴蕴藉，成为复社文人区分竟陵后学与谭元春本人的诗歌创作而标举谭诗的一面旗帜。如其评谭元春五言诗《蔡敬夫先生赋寒河二诗见寄奉答二首又和其来韵二首用呈怀抱》：“近来步趋钟谭诗者，类知其清灵，不知其苍浑，故求之愈亲而去之弥远也。请从此等诗想其开阖排宕之势，则得其神理所在矣。”[5]此外，“朴”也是复社文人人评点谭诗时指出次数最多的诗学风格。如评《官舟纪梦》：“纪事正在直而动，朴而静。”[6]评《留二十九舅过夏以初秋别去因柬三十四舅》首句“朴甚，厚甚。”[7]评《饮朱公西斋斋起步树月下》“常兼勤勉无浮誉，虽有源流莫定家”句：“意气朴直。”[8]评《蔡敬夫先先生赋寒河二诗见寄奉答二首又和其来韵二首用呈怀抱》其四曰：“气弥朴，思弥淡，悠然相深。”[9]评《赠罗少司成师萸江》一诗“执经”句：“朴至”。[10]评《丁卯秋场前一日看看童子买草鞋戏送夏长卿兼寄韩求仲太史》前两句“前步别苕川，怅君后步至”：“朴至而哀”。[11]评《周友忭招集刘又伯斋中》“客子且安坐，关门尚未扃”句“朴而宕，故妙。”[12]

[1] 严赛梅. 谭元春诗文理论及创作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6.

[2] 陆岩军.论张溥的诗学观[J].兰州学刊,2016(07):25-32.

[3] (明)张溥撰. 七录斋合集[M]. 济南：齐鲁书社, 2015:394.

[4] (明)吴应箕著. 楼山堂集[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188.

[5] (明)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323.
[6] (明)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227.
[7] (明)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229.
[8] (明)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253.
[9] (明)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323.
[10] (明)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324.
[11] (明)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336.
[12] (明)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387.

《谭友夏合集》的评点中还关注到了谭元春诗歌创作“灵”与“朴”的统一。谭元春在《题简远堂诗》中曾谈到诗歌创作“灵”与“朴”的辩证关系的要求：“夫诗文之道，非苟然也，其大患有二：朴者无味，灵者有痕。故有志者常精心于二者之间，而验其候，以为浅深。必一句之灵能回一篇之运；一篇之朴能养一句之神，乃为善作。”[1]谭元春在这里所说的“朴者”和“灵者”，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在他看来，好的诗文既要做到“朴”，又要做到“灵”，而且要使这两者达到平衡。而在《谭友夏合集》的评点中，复社文人也关注到了其诗朴与灵的统一，并且更具体的将灵与理、情对应。如评四言诗《介姑》：“作四言诗，不独在气朴，尤贵在理密。唯密理终于内，而后朴气裹其外。彼谓三百篇为平淡者，皆言其外而遗其内者也。”[2]评《华山五章送钟子也》：试听其音节之古，则气朴为之，至于于音节之所以古，则不第气朴之为也，此华山五章与介姑一章可以参观。[3]评《答茅孝若》：“冲夷简淡中，正其发愤不平处也，玩两诗，全意自见。”[4]

而“朴”与“雅”的诗学风格并非毫无关联，在复社文人看来，“朴”是通向“雅道”的。吴应箕《与刘舆父论古文诗赋书》：“则仆所云，诗之佳者，宁朴无华，宁直无新奇，虽矫枉之言，要不至汩没雅道也。”[5]故而复社文人对于谭元春诗歌中“朴”的关注与融合合“灵”“朴”的赞赏，本质上来说还是源于其风雅复古的诗学主张。

谭元春诗歌中自然有许多背离“雅正”标准而偏向“深幽孤峭”的创作，然而《谭友夏合集》的评点中却重标举谭元春诗歌朴、雅的诗学风格，而少论其诗中“深幽孤峭”的一面，这体现了张溥等人评点谭元春诗时思想上的求同去异，应与其欲借竟陵派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有一定的关系。

（3）宣扬忠孝节义的儒家传统价值标准

突出体现了对忠孝节义的伦理观的追求，也是复社文人评点《谭友夏合集》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复社文人欲借竟陵派宣扬自己思想的体现。

复社思想在士风、政风、学风上皆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政治思想上体现了心系国家、关心民瘼的基本倾向。学风上论诗重诗人之才、情、学的统一，尤其倡导“诗本性情”说。[6]而大力弘扬忠孝节义的士风也是复社思想的重要方面。在伦理观方面，气节与孝德几乎是古代士人普遍的自身修养的价值追求，在张溥等复社文人眼中这一点尤为重要。如张溥主张应立身于孝悌：“立身于孝弟，而以之示人，在己有其忠恕，而达指于一族，君子之志也。”[7]并主张要以忠孝节义为人伦之本，而孝悌是个人气质的根源：“是故君子之立教也，使人人学问必先气质。其气质根原，必繇孝弟。”[8]

[1] (明)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815.
[2] (明)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3.
[3] (明)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5.
[4] (明)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366.
[5] (明)吴应箕著. 楼山堂集[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175.
[6] 何宗美著. 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239.
[7] (明)张溥撰. 七录斋合集[M]. 济南：齐鲁书社, 2015:129.
[8] (明)张溥撰. 七录斋合集[M]. 济南：齐鲁书社, 2015:120.

曾肖《论谭元春与复社的诗学关系及相互影响》一文中认为，竟陵与复社都追求淳朴的人伦关系，重忠孝情义，这也是竟陵派后期与复社深层结合的重要原因之一。[1]谭元春不仅性孝悌，重人伦，家庭观念强，而且待师友笃挚、诚敬、慎行，也是一个秉持儒家思想的文人。这一点在其诗文中多有体现。与复社弘扬忠孝节义的士风一样，谭元春同样重视忠孝节义，他曾在《寄五弟正则》的书信中提到：“我辈读书识理，望弟辈作忠孝节义之事，……万一危急存亡之秋，自然不宜仓皇失措，忘却大丈夫三字。”[2]希望诸弟在危急存亡之秋，亦能秉持忠孝节义的大节。

因此复社文人评点谭元春集，其中多有对谭元春诗歌中体现的重忠孝、重情义的伦理观的关注，如评《刘济甫持颜鲁公浯溪碑见赠》“推攘事君父，何事肯自居”曰“仁人君子之言”。[3]评《钟伯敬作家传每一传成令童子越村二十里送观观已复持去予因感叹题其传后》：“温缓之气，有孝友在内，不浮不诡。”[4]评《龚母诗为君路母赋》：“忠孝人写性情中事，事，即一端言之而全理已具，第知其宛笃沉挚耳。”[5]再如谭诗《十月二日远韵弟生子雨儿》：儿》：“老母晨揽衣，喜声到北轩。声也孝过我，生男兆后昆。眼见不三十，需次入嫁婚。输我无斯累，而专伯氏尊。阿才率阿弟，无敢不寒温。老母顾而语，未若汝有孙。”记谭元春四弟谭元声（字远韵）得一子名雨儿之事，以生活细节极尽展现人伦之情，谭合集评曰：“俱以宛笃生其慈爱，觉一门之内，诗书达于户牖，而孝弟行于闺闼。”[6]

结语

复社文人对于谭元春诗文集的评点，许多评语皆似读诗时偶有所感而随笔记录，是对诗意的理解与注释，但其中仍不乏对于谭元春诗歌创作技巧、诗歌风格与诗学观的讨论。从复社文人评点谭元春诗歌的具体内容来看，其对谭元春诗歌创作及诗学观总体上是持肯定态度的，对于谭元春的诗歌创作总体上也是正面评价居多。除了褒奖谭元春高超的作诗技巧，也有相当一部分表现出自己的文学主张与价值追求，如重视谭元春诗学风格中“雅”“朴”的一面，宣扬儒家传统价值标准的忠孝节义的伦理观等。

总之，《新刻谭友夏合集》中复社文人对于谭元春诗歌的评点，体现了复社对竟陵派诗学的接受与求同去异，是复社文人与竟陵派互相接纳的重要证据。

[1] 曾肖.论谭元春与复社的诗学关系及相互影响[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3):85-89.
[2] (明)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898.
[3] (明)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103.
[4] (明)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235
[5] (明)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334
[6] (明)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38.

参考文献

[1] (清)李慈铭著,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

[2] (明)吴应箕著. 楼山堂集[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3] (清)纪昀等著,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M].北京:中华书局, 1997.

[4] (明)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5] (明)张采.知畏堂集[M].四库禁毁书丛刊 集部第 81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6] 何宗美著.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

[7] 陈广宏著.竟陵派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8] (明)张溥撰.七录斋合集[M]. 济南:齐鲁书社, 2015.

[9]严赛梅. 谭元春诗文理论及创作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6.

[10]钟西辉. “张艾之争”与明末文学演变[D].西南大学,2009.

[11]曾肖.以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与复社诸子的交游[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5):557-560.

[12]何宗美.《谭元春集》复社成员考——兼论复社与竟陵派的相互影响[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02):90-98.

[13]曾肖.论谭元春与复社的诗学关系及相互影响[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3):85-89.

[14]曾肖.论竟陵派后期与复社结合的深层原因[J].甘肃社会科学,2011(02):28-30.

[15]雷莎.谭元春诗文集版本考辨[J].社会科学论坛,2012(09):67-72.

[16]陆岩军.论张溥的诗学观[J].兰州学刊,2016(07):25-32.

Comments on Tan Yuanchun's Poems by Literati of FuShe Association from New Tan Youxia Collection

Niu Panpan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Hunan Province, 410000)

Abstract：The New Tan Youxia Collection inscribed in the sixth year of Chong Zhen years of Ming Dynasty, which recorded comments on the feature of Tan Yuanchun's poems of more twenty members of FuShe Association represented by Zhang Pu and Zhang Ze. In terms of the background of Literati of FuShe Association comment on Tan Yuanchun's poems, firstly, there is a foundation of social intercourse between Tan Yuanchun and members of FuShe Association. Apart from that, there is a special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in the compilation and comment of Tan Yuanchun's poems by the literati of FuShe Association, that is a debate on the literary views and trying to fight for the literary speaking rights between literati of FuShe Association represented by Zhang Pu and Zhang Ze and Yuzhang Association represented by Ai Nanying. Out of the purpose of expanding his influence through Jingling School, the leader of FuShe Association, together with part of members of FuShe Association who participated in comments, such as Zhu Kui, Zhang Ze and so on, they all had active learning experience in the poetry style of Jingling School, therefore, comments on Tan Yuanchun's poems in Tan Youxia Collection held the positive attitude in general, which praised and honored the technique of Tan Yuanchun's superior poem writing. In addition, the comments of literati of FuShe Association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eking common ground and eliminating differences. In the comments, they tended to express their own literary views and value pursuit. For example, they focused on the side of elegance and simplicity of Tan Yuanchun's poem style, advocated the ethics of loyalty, filial piety, chastity and righteousness in line with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values, etc.

Keywords: New Tan Youxia Collection; FuShe Association; Tan Yuanchun's poems; comment

作者简介:牛盼盼（1996—），河南省长垣市人，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全日制研究生，专业为中国古代文学。